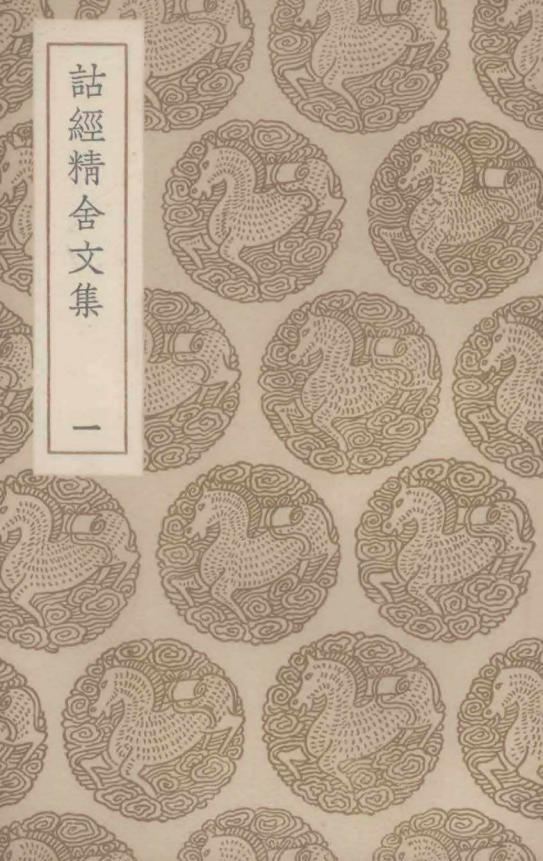


話經精舍文集

一





詰經精舍文集

(一)

阮元訂

# 詁經精舍文集序

吾浙夙稱人文淵藪。當國初時。若黃太沖、胡渭生、萬充宗之於經。萬季犛、吳志伊之於史。袁惠子、徐敬可之於算。張繡虎、朱錫鬯、姜西溟、查悔餘之於詩古文。竝流美方來。希風曩哲。繼之者全謝山、吳中林、杭堇浦諸先生。咸方聞博物。著述垂範。山川靈淑之氣。有所甚洩。必有所蓄。蓄之久且復洩。而風尙少靡。不能無待而興。吾師雲臺先生。以名世之德。爲人倫藻鑑。先是視學兩浙。以行誼經術厲士。士風曠然一變。旣奉命鎮撫是邦。綱舉目張。百爲具理。鯨鯢就戮。江海如砥。爰於湖堧立詁經精舍。祀許洙長。鄭司農兩先師。擇十一郡端謹之士。尤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公暇親爲點定。并請王蘭泉、孫淵如兩先生爲之主講。閱二年。得文集若干卷。夫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治經之家。說經之書。莫可選計。聞見日積。聰明日新。近世通人所考正。往往鬯漢儒所未發。何論孔陸。宗彥嘗讀吾師研經室集。以今法推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入食限。知毛傳爲是。鄭箋屬之厲王爲非。又以明堂、太廟、辟雍同地。爲上古世未備宮室之制。是以黃帝曰合宮。封禪泰山。亦上世大典禮。其時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節。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於泰山下。以定天位。因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秦漢所爲。襲其名而未察其實也。斯竝神遊皇古。理衷前聖。鄭賈復生。無以易斯誼已。諸君幸承指授。師法宏遠。故能識精而思銳。不惑於

常解。茲集所載。於古今學術洞悉本原。折衷無偏。實事求是。足以發明墜義。輔翼經史。其餘詩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風標峻上。神韻超然。蓋吾師因其質之所近。以裁之。而諸君亦各能以長自見。覽斯集者。猶探珠於滄瀛。採玉於崑閩也。諸君其益進而不已。蘄至古之立言者。以稱吾師教育盛心。庶幾國初前輩之風。復見今日。山川靈淑所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未。陽月甲辰朔。德清許宗彥序。

#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臯陶謨言勅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以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王諡法解爾雅作焉。下逮春秋列國名臣。猶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閣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于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紊于王肅。卮言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并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曆時。范文正公及富公韓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併改明經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訓詁者。不能進用。世目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至有元皇慶。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閒。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撥科之士。率皆勦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

有學術者兼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詩賦猶恐經學之不明也既開博學鴻詞科復詔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其時卓然表見者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朏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于大雅矣揚州阮雲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由少司農巡撫茲土遂于西湖之陽立詒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于上舍延王少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撫部授學于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評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扁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游息之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爲詒經精舍文集既行于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則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異時有令甲覓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爲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公方歎歷中外建樹當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効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爲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勾踐子貢因爲內外

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宴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顧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識拔之士。并纂述經話之友與焉。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賜進士及第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撰。話經精舍生辛酉拔貢分發廣東知縣錢塘陳鴻壽書。

汪家禧 杭府

陳鴻壽 杭府

陳文述 杭府原名文杰

湯錫蕃 杭府

王仁 杭府

范景福 杭府

朱壬 杭府

方觀旭 杭府

童人傑 杭府

諸嘉樂 杭府

段文耀 杭府

錢林 仁和原名福林

胡敬 仁和

孫同元 仁和

金廷棟 仁和

陸堯春 仁和

趙春沂 仁和

趙坦 仁和

王述曾 仁和

宋咸熙 仁和

吳成勳 仁和

李方湛 仁和

陳嵩慶 錢塘原名復亨

吳文健 錢塘

嚴杰 錢塘

蔣炯 錢塘

吳克勤 錢塘

周雲熾 仁和

周詒 錢塘

吳引年 錢塘原名穎

馮廷華 錢塘

馮敏 錢塘

姜遂登 錢塘

姜寧 錢塘

查揆 海寧

鍾大源 海寧

朱軾之 海寧

倪綬 海寧

謝江 嘉府

謝淮 嘉府

金衍緒嘉府

胡金題嘉府

丁子復嘉興

李富孫嘉興

李遇孫嘉興

孫鳳起嘉善

沈爾振嘉善

吳東發海鹽

崔應榴海鹽

王純海鹽

吳會貫石門

方廷瑚石門

朱爲弼平湖

邵保初湖府

周中孚湖府

張鑑烏程

胡縉烏程

沈宸烏程

周聯奎烏程

施國祁烏程

孫曾美烏程

丁授經歸安

丁傳經歸安

楊鳳苞歸安

楊知新歸安

邵保和歸安

姚樟歸安

嚴元照歸安

徐養原德清

徐養灝德清

徐熊飛武康

張慧鄞縣

陶定山紹府

紀珩紹府

何蘭汀山陰

童璜山陰

顧廷綸會稽

何起瀛會稽

王衍梅會稽

周師濂會稽

汪繼培蕭山

王端履蕭山

徐鯤蕭山

傅學澹蕭山

周治平台府

洪頤煊臨海

洪震煊臨海

金鶚臨海

沈河斗臨海

施彬黃巖

張立本開化

吳傑山陰

以上詒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二人。



邵志純仁和

葉之純仁和

黃超仁和原  
名楨

聞人經仁和

翁名濂仁和

陳甫仁和

龔凝祚仁和原  
名廕

張迎煦仁和

李章典仁和

湯禮祥仁和

許乃濟仁和

許乃賡仁和

趙魏仁和

湯燧仁和

屠倬錢塘

林成棟錢塘

方懋嗣杭府

方懋朝仁和

梁祖恩錢塘

陳豫鍾錢塘

陳文湛錢塘

陳鱸海寧

楊秉初海寧

沈毓蓀海寧

查一飛海寧

王丹墀海寧

陳傳經海寧

俞寶華海寧

李毅嘉興

戴光曾嘉興

張廷濟嘉興

楊蟠嘉興

吳文溥秀水

金以報桐鄉

張燕昌海鹽

溫純烏程

凌鳴喈烏程

孫東陽長興

郎遂鋒安吉

施應心孝豐

吳傑山陰

童槐鄞縣

柯孝達鄞縣

孫事倫奉化

袁鈞鄞縣

鄭勳慈谿

李巽占定海

王樹實山陰

王文潮山陰

車雲龍會稽原  
名同軌

胡開益會稽原  
名佳

邵騷會稽

劉九華會稽

言九經會稽

吳大本餘姚

盧炳濤東陽

徐大酉 東陽 童珖起 義烏

潘國詔 永康

張汝房 浦江

鄭 灝 西安 毛鳳五 遂安

端木國瑚 青田

以上薦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三人。

王 瑜 江蘇 鎮洋 臧鏞堂 江蘇 武進 改名庸

臧禮堂 江蘇 武進

方起謙 安徽 歙縣

何元錫 錢塘

以上纂述經詒之友五人。

姚文田 歸安 湯金釗 錢塘

汪如淵 秀水

程同文 桐鄉

戴 聰 浦江 蘇 琳 海寧

莫南采 錢塘

毛 謨 歸安

張師泌 歸安 余本敦 西安

朱 淥 山陰

孟 晟 秀水

陸 言 錢塘 錢昌齡 秀水

何蘭馥 山陰

許宗彥 德清

萬 雲 仁和 錢 枚 仁和

張 鱗 長興

蔡鑾揚 桐鄉

王家景 錢塘 陳 斌 德清

以上己未會試總裁中式進士二十二入。

# 詁經精舍文集目錄

## 卷一

六朝經術流派論<sub>上下</sub>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汪家禧

錢福林

邵保初

胡敬

吳文健

徐鯤

周中孚

金廷棟

洪震煊

嚴杰

孫同元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卷二……………二九

磬折說

徐養原

量說

徐養原

筮說

徐養原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解字

徐養原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笙詩說上下

徐養原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孔子去魯證

洪震煊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范景福

三侯見鵠說

范景福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范景福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汪家禧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君氏說

趙春沂

牛耕說

趙春沂

爾雅禕不當从示說

趙春沂

辟雍太學說

孫同元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孫同元

爾雅開謂之門解

孫同元

爾雅霧霧辨

孫同元

重黎解

陶定山

召公辨

陶定山

公路公行公族解

陶定山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辨爾雅禧告也之誤

陸堯春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州爲川誤證

陸堯春

卷三

西湖詁經精舍記

阮元程作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陸堯春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錢福林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邵保初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陶定山

重樞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趙春沂

重樞天一閣宋本石鼓序

吳東發

重樞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嚴杰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周中孚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陶定山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呈孫淵如夫子書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春秋異文解

箕子之明夷解

游豫解

爾雅釋畜脫簡考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解

直躬之直非姓解

接輿爲楚狂名解

孟子趙注誤字解

吳東發

嚴杰

孫同元

洪頤煊

洪頤煊

洪頤煊

趙坦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孟子齊四境考

蔣炯

五霸考

蔣炯

釋睽

徐鯤

南仲辨

徐熊飛

禹貢蠶桑說

朱壬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王仁

周南召南解

王仁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孫星衍程作

卷四……………九三

策問并問

卷五……………一三一

南宋中興四將論

蔣炯

南宋中興四將論

湯錫蕃

南宋中興四將論

張鑑



南宋中興四將論

南宋中興四將論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礮考

礮考

礮考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洪頤煊

洪震煊

徐養原

張鑑

嚴杰

徐養灝

徐熊飛

何起瀛

徐鯤

何蘭汀

徐養原

陶定山

張鑑

范景福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汪家禧

卷六……………一六七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說

王昶程作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敬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趙坦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陶定山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錢福林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夏小正鞠則見解

洪震煊

易伐鬼方解

李方湛

釋魯郊

洪頤煊

禹鑿龍門考

陳鴻壽

禹都陽城考

洪頤煊

笙詩有聲亡詞辨

顧廷綸

五噉之宅考

顧廷綸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范景福

魯詩三歲宦女解

金廷棟

齊樂施晉樂施解

金廷棟

石經穀梁傳考

金廷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震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蔣炯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禧

卷七.....一九九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阮元程作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吳東發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丁子復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陶定山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胡敬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錢福林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集昌黎文

湯錫蕃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周聯奎

重修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孫星衍程作

第一樓賦并序

張鑑

飛來峯銘

錢福林

飛來峯銘

張立本

重修曝書亭記

胡敬

卷八

論語一貫說

阮元程作

釋郵表曝

阮 元程作

釋葵

阮 元程作

易消息解

嚴 杰

易消息解

汪家禧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禧

儒與二氏出入論

吳東發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衍緒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胡 縉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 鶚

西湖講舍校經圖後序

查 揆

擬撰爾雅圖條例

趙 坦

澣衣成事辨

趙春沂

六飲解

徐養原

中庸說

洪震烜

中庸說

徐熊飛

史記闕篇補篇攷

孫同元

史記闕篇補篇攷

汪繼培

卷九：……………二五七

性情說

汪家禱

性情說

胡縉

性情說

洪震煊

性情說

徐養原

格物說

洪震煊

格物說

徐養原

格物說

謝江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曾氏一貫論

趙春沂

曾氏一貫論

湯錫蕃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釋能

段玉裁程作

釋能

徐養原

釋能

汪家禧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文昌星象祀典考

洪震煊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縉

文昌星象祀典考

汪家禧

說文尔疋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卷十.....二八五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阮元程作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謝江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洪震煊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蔣炯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胡縉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禹都考

金鶚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鶚

招搖在上解

金鶚

釋咎

金鶚

釋庸

金鶚

釋貫

金鶚

釋祗

金鶚

釋葵

金鶚



釋葵

孫同元

釋葵

謝淮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廷瑚

釋書呂刑鍍字

孫鳳起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阮元程作

卷十一……………三三三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邵保和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周聯奎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徐養原

兩漢經師家法考

趙春沂

兩漢經師家法考

洪震煊

兩漢經師家法考

胡縉

兩漢經師家法考

邵保初

周代書冊制度考

汪繼培

周代書冊制度考

徐養原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趙坦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金鶚

卷十二

論語過位解

趙坦

論語過位解

洪震煊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論語過位解

胡縉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徐養原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汪繼培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周治平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金鶚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李富孫

擬兩浙金石志序

謝江

擬兩浙金石志序

胡縉

擬兩浙金石志序

趙春沂

擬西湖新建白蘇二公祠碑銘

查揆

擬撰本事詞條例

陳鑾

大獮禮成頌并序

沈爾振

卷十三……………三六九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胡敬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錢福林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陳嵩慶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顧廷綸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陳鴻壽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陳文述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蔣炯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李方湛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徐熊飛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并序

汪家禧

周五戈歌

陶定山

詠周五戈

朱爲弼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胡敬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孫同元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胡敬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湯錫蕃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徐熊飛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周聯奎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龍井茶

龍井茶

龍井茶

龍井茶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張鑑

李方湛

胡敬

何起瀛

徐養灝

張鑑

童璜

周聯奎

徐熊飛

湯錫蕃

朱壬

王仁

查揆

李方湛

聽蟬

朱壬

聽蟬

孫同元

聽蟬

張鑑

聽蟬

錢福林

聽蟬

吳文健

聽蟬

李方湛

聽蟬

丁子復

落葉

朱壬

落葉

陳文述

落葉

丁子復

落葉

湯錫蕃

落葉

胡敬

方鏡  
次杭墓浦太史韻

吳東發

方鏡

胡敬

方鏡

趙春沂

方鏡

陶定山

方鏡

湯錫蕃

兩浙輜軒錄題詞

胡敬

兩浙輜軒錄題詞

湯錫蕃

兩浙輜軒錄題詞

王仁

卷十四……………四〇三

茗花

鍾大源

茗花并序

徐熊飛

茗花

周聯奎

茗花

方觀旭

茗花

查揆

茗花

顧廷綸

茗花

方廷瑚

茗花

吳東發

茗花

謝江

杏花

查揆

杏花

徐熊飛

杏花

楊鳳苞

杏花

鍾大源

杏花

胡縉

菜花

查揆

菜花

徐熊飛

菜花

胡縉

印泥

方廷瑚

印泥

邵保和

印泥

顧廷綸

磨西湖葑草用東坡次趙德麟治潁州西湖成見懷韻

鍾大源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徐熊飛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吳東發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謝江

詠葵有序

徐養原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徐熊飛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胡縉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并序

查揆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阮元程作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江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淮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徐熊飛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顧廷綸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方廷瑚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張鑑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  
排律十二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  
排律十二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  
排律十二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  
排律十二韻

西湖花月夜

綠陰

綠陰

綠陰

綠陰

綠陰

牡丹

牡丹

牡丹

牡丹

蔣炯

顧廷綸

張鑑

方廷瑚

查揆

張鑑

查揆

徐熊飛

孫同元

張慧

胡縉

查揆

周聯奎

趙春沂

桃笙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留別文種

吳越王宮人自陌上歸車中書見

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諫果

諫果

諫果

周聯奎

汪繼培

周聯奎

查揆

查揆

查揆

徐熊飛

徐熊飛

查揆

謝淮

謝江

# 詁經精舍文集卷一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汪家禧

阮元手訂

夫師說明然後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後。置五經博士十九人。于時師說均未亡也。厥後永嘉之亂。漸以散佚。江左減爲九人。後又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掌五經。宋魏因之。宏通之軌。由是變矣。嗟乎。傳經之貴博也。羣言去。則雖好學深思之士。欲參攷而不得。而信心蔑古者與焉。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蕪。遂不可復理矣。永嘉以後。施氏梁邱之易亡。而孟京費固存也。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亡。杜賈古文固存也。齊之詩亡。韓魯固存也。至賈服左氏注。更爲完善。當時之君。苟能法東漢廣列學官。又博訪通儒。俾補闕遺。十九家遺說。或不至曠如。惟因陋就寡。不思廢絕。遂使古文舊書。漸滅殆盡。西晉以後諸儒。祇董景道兼通韓詩京易。而魯詩不過江東孟易。視爲術數。蓋漢學從此微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僞學反興。王弼注出而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費氏之文。上符古經。爻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僞。徵信史遷。鄭之可信。較僞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蘊欲通。不惜傭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河洛諸儒。雖尙

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尚不同。反有下里諸生之目。僞學盛行。遽有底止耶。夫王氏以清言衍易。故通老莊者多遵之。古文尙書聞作僞于王肅。晉徐邈已爲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說。掩其名而以臆見亂之。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其失更甚。是三者江左諸儒獨信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爲本。三經漢學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歟。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蓋未知簡約之可蹈空也。十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至信俗學之失。夫固南人所獨也。不亦可憫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下

流派之異同。固北得而南失矣。而成其失者何時。曰此又貞觀君臣之寡識也。升降之精之卦之密。世應遊歸之奧。晉以後與王竝存也。鄭注無論矣。孔壁真古文。鄭所未注者。其殘缺間出于齊梁之間。旣注者。無論矣。士燮之注。董遇之章句。賈逵之長經解詁。隋志竝著錄。服氏無論矣。網羅別擇。先儒之精者。尙不至蕩然。隘其途而取至駁者爲之疏。諸家由是微矣。嗟乎。非習久而忘其非歟。抑利前人之有成書。易于奏功而遷就歟。夫義疏之學。易有褚仲都。周宏正。書有費彪。春秋有沈文阿。王元規。皆爲王孔杜之學者也。服鄭無聞焉。唐人因服鄭無師說。而三家之燦然也。據三家以成疏。北學之微。豈一日耶。然則唐人固是南而非北歟。非也。南北之分。言乎隋以前也。昔清言惟盛于江左。而梅賾上僞古文。時晉已偏安。杜預之學。傳其元孫坦及驥。二人皆宋臣。故三家均未行于北。北之守古義。限于地也。至隋統一而南北諸儒

萃北儒之遵師說者亦尠矣。二劉焯大儒也。得費棼古文義疏亦傳習焉。矧俗儒之好異喜新者乎。不然孔穎達固習服氏春秋鄭氏尙書者。何受詔作義疏反變更耶。蓋俗尙之難違諒矣。若是則六朝流派均未善歟。曰是何言歟。昔王肅注詩述毛非鄭。而晉孫毓評三家同異。復朋于王。圖丘七廟肅既著聖證論以駁鄭。而所注小戴記周官儀禮喪服。復行于時。孔穎達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以爲非也。使詩無二劉敬和禮無徐遵熊安謹守師傅以待來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未必無人。卽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詩禮存漢果誰功歟。然則六朝諸儒于易書春秋能盡遵服鄭。遂全善歟。亦未盡然。虞仲翔易注爲孟學的傳。而荀慈明言乾坤成坎離。開虞氏之先。是皆可輔鄭而傳者。使六朝能法漢世博收二書亦宜傳習。矧僞古文掇拾諸書亦無顯悖義理者。而杜預釋地尙可采取諸家之師傅不廢。此亦可聽其自然也。專併一途而駁者遂奪純矣。敢謬斷曰。博士不分經而經傳隘。東京遠而流源微。

###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福林

六籍之學盛於漢代。宏敷經訓。鄭氏爲先。歲月既緜。其道用缺。此非傳世之易替。蓋六代學士與有過焉。何則。先儒鴻教布在簡策。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苟昧於古訓。師夫已胸。新說遞增。盛爲夸飾。吐辭雖藻。尋理實詭。更乃妄立體裁。託於彝訓。自寫情性。上晦墳典。文采旣曜。耳目用惑。是以舍真傳僞。流弊不還也。鄭氏沒後。王肅之徒始與爲難。逞其邪說。多是臆造。若詞有所窒。說有不通。或妄改經文。以見根據。或自

爲一書。以相左證。雖言繁而意達。實理疎而情漏。王弼註易。能作清言。異彼前儒。詭其新見。僞孔書傳。亦與此時。學者珍之。如玉策。奉之如金科。鄭學之衰。浸胎於此。宋齊遞禪。庸陋自安。公卿士夫。崇此至寡。然而王儉。文學士也。其與陸澄書云。易理至微。足貫六籍。僅存小王。豈爲賅備。是猶知師祖鄭氏。而賤輔嗣之學。又常鈔禮論條目。爲十三卷。蓋與疏儀禮之信都黃慶竝傳聖道。列爲聞儒焉。蕭梁代興。世尙儒學。橫經之士。深用敦獎。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皇侃。諸人。各爲禮疏。甚有美譽。崔氏尤精左氏。以杜註之後。服氏浸微。別創一書。申服難杜。僧誕因更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馬王相難。未之或過。皇氏又有論語義疏。雖事豐瑰異。辭富膏腴。而證之羣籍。亦多乖舛。孔氏書傳之續也。然梁主雅好經術。撰五經講疏。以厲今世。而信古不篤。執業未宏。李業與來使。問堯時以前何時爲正。李對不知。則曰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不知。梁主意以堯時無改正之事。豈知怠棄三正。甘警明文。鄭註尙書。亦云堯正建子。舜正建丑。何不省覽。輒爲此言。又古文秦誓。情僞灼然。乃兼存之。云本有兩。不別僞體。惟取縛詞。直使絲營竝綜。冠履雙置。混淆不別。良可悲矣。然較之他代。猶有可觀。北朝草創。日不暇給。魏孝文篤好墳籍。劉芳。李彪。諸人。動詒賞眷。承平既久。學術用宏。徐氏遵明。通易及尙書三禮。一以鄭氏爲宗。訪義觀辭。莫不措意。嘗見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此雖觀過。足以知仁。其後易傳之盧景裕。書傳之權會。禮傳之李鉉祖備。鄭氏之學。斯猶不墜。通毛詩者。則有劉獻之。獻之以

傳劉敬和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君之門。李業與博涉百家。說宗徐氏。漢學之盛。郁乎文哉。齊熊安生禮疏別白經文。多引難義。孔氏謂遜於皇。然詳正章句。雖難而易。曲引外義。似易實難。以此相方。熊氏猶差勝。史臣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其然豈其然乎。隋帝平一區宇。專好刑名。於時舊儒多已彫謝。最知名者爲劉士元。光伯。史氏稱其學通南北。博極古今。然二劉勇於自信。事不師古。見費彪古文書疏。以爲宏雅。使行於世。炫又益舜典一十六字。鄭氏之學。雖存若亡。覩此蔽冒。深可痛疾。要而論之。鄭氏之學。六藝之苑囿。百家之津梁也。詩箋禮註。體大物博。王肅之徒。雖有辨論。而六代儒者。莫越其軌。蓋山岳彌高。一簣自絕。其比擬。日月至明。燭火難效。其燭照也。孔書王易。雖出晉代。傳者未廣。以硤較玉。必夫其潤。將赤比朱。自形其淺。理固然矣。江左競喜新說。不別真僞。欲兩存之。鑄銅而下鉛錫。糞鹽而入醯醢。未見其可也。徐遵明墨守先訓。爲時盛德。六代濟濟。僅見此人。至隋而江左之說。行於河朔。書夸飾夫孔氏。易羽儀夫王弼。唐正義遵之。而鄭氏書易亡焉。後之學者。知先哲之勤懇如此。憫末學之詭異如彼。存遺文於旣微。覽碩學之未墜。足以補六代學者之過。亦正俗宏風之助也。

### 六朝經術流派論

邵保初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甚詳。雖短長互見。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誠不可以無辨。嘗試論之。王弼名士也。非經師也。杜預名將也。亦非經師也。非經師則學無所授。信心而談。空疏混濛。游衍無



歸撥棄舊帖。競標新說。何足稱顯門之業。若孔安國則真經師矣。使果爲真孔氏。雖康成亦應低首。而無如其僞也。今習古文尙書。是率天下而僞也。烏乎可。然而揆其所始。厥由東晉。方晉氏之渡江而東也。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會王敦之難。不果行。蓋鄭易之廢。實始于此。故張璠所集二十二家。僅依尙秀之本。而謝萬等各注繫辭。以續王弼之書。元風大暢。古義遂湮。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是鄭氏之不可廢。王氏之不可行。南人固有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間述一二。而王注傳習既久。終不能奪。竟至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晉時鄭易雖廢。而尙書猶兼習鄭孔。春秋猶兼習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賾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籍以續孔氏。夫范甯固號爲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王肅之徒僞撰以難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爲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遵守鄭學者爲之倡始。異哉。而一時趨尙亦於此可卜矣。然劉宋時鄭氏猶未廢絕。故裴駟史記集解。兼采鄭孔兩家。無所偏主。釋文又云。近惟尙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之作。在于陳末。而曰近。則崇孔廢鄭。實在齊梁之後矣。其春秋服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裴駟注史記。引服解頗多。梁陳間。未有習

服氏春秋者。李延壽曰。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于宋朝竝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預之子孫多貴顯。故其學且流入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申杜難服。莫能相勝。而小劉規杜過至三百餘事。則公論不可輕也。夫江左儒風。淵源典午。專尙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理固宜然。若謂經籍英華。盡在于是。是以漢學爲糟粕也。蓋已隱隱開駕空立說之端矣。按隋經籍志于易云。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于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梁陳間非不言鄭學。但甚微耳。其謂左氏唯傳服義者。指北朝也。獨惜隋氏起北方。混一區夏。而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學之精實。甚至以姚方興之舜典。竄入孔傳。于僞之中。又有僞焉。唐貞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聞服虔解左傳。多與己同。遂以所注畀之。是服學卽鄭學。行鄭服則學出于一行。王杜僞孔則學分爲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爲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真是之歸。此宋儒所以乘間而起也。要之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康成竝稱。號爲雷鄭。釋慧遠遁跡沙門。周續之事之。作詩序義。獨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爲詳覈。何承天禮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佟之略皆上口。孔子祛又續成一百五十卷。崔靈恩三禮義宗。說禮之總龜也。其以渾蓋爲一。在僧一行前。可謂卓識。或謂其書當于零陵桂陽間求之。嗜古之士。曷留

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爲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爲八十宗，撰孝經閨門章目爲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價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抑猶有可憾者，施雠、梁邱之易亡矣。孟京不尙存乎？歐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尙存乎？齊詩久亡。魯詩不至江左，不有韓詩薛君章句乎？左氏之外，猶有公羊穀梁，服虔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盧氏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南人旣未暇及，北學亦寂寂無聞。徒守一先生之言，斤斤然唯恐失之。經術之不逮魏晉，亦奚足怪。義疏之學，自爲一派。唯六朝爲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肅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甝、二劉、顧彪，詩與春秋則劉炫。禮則黃慶、李孟、蒧，禮記則皇侃、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蔽也。唯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爲鄭氏書、易、服氏春秋作疏者。唐之正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于倡造，故與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踴然獨存。前此止作音，惟陸氏兼釋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體例獨別于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爲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最爲精博。雖以王爲主，特采子夏、京房、孟喜、馬、鄭、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廙、干寶、蜀才、黃穎、旁及九家易、張璠集解，萃十數家于兩卷之中。視李鼎祚尤簡，而該窺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虛，故博徵古訓以彌縫之。餘如書之馬融、詩之韓嬰，亦存其槩。不幸生于南國，故鄭服之學，不得

賴以流傳。然音訓之詳，無逾于此。非徐爰、沈重、戚袞、王元規輩所可同年而語矣。皇侃論語義疏，雖非正經，亦經解之類。竊謂何晏本清談之祖，而論語集解，獨能存漢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爲之疏，制度名物，略而弗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叔所未及者。與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祇以祕笈流傳，罕而見珍，故不以空談廢云。崔氏義宗、王伯厚、周草牕，俱徵引及之。則宋末尙存。今去宋世不過四百餘年，故以爲不應遽佚。兩漢傳業，各有專家，故三史作儒林傳，分經敘述。子授受源流，載之特詳。魏晉以降，稍渙散矣。蓋經術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紀載有所未詳。要其師友淵源，初未嘗絕。讀北史所序，居然有兩漢遺風。勝國西亭王孫著授經圖，因章氏考索而加詳焉。然止述兩漢，不及魏晉以降，未爲賅備。且南北區分，風尚不一，苟非支分派別，兼綜條貫，則承學之士，何繇考其異同，定其得失耶？試取朱氏之書，次第續續，必更有可觀者。

### 六朝經術流派論

胡敬

溯自當塗代漢之後，以訖開皇垂統而還，隋書著經籍之編，唐賢有序錄之輯，經術興廢，授受之原，班班可考。已當塗去漢未遠，師說尙存，大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罹晉懷之亂，陸績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申鄭，其最著也。惜乎子雍無識，倡爲聖證之論，輔嗣解經，流入老氏之言，提暢元風，詆排鄭學，何其謬也。典午承魏，厥風尤熾，杜預僻左，竟掩服虔之名，梅賾獻書，徒承梁氏之僞，雖荀崧建議，表章鄭易，

賀循創論，竝立三傳，而以時多難，虛言莫行，兩都流風，幾幾歇絕矣。永嘉而後，南北遂分，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孟易于術數，斥鄭學爲支離，專己守殘，因陋就寡，後儒騁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肇此焉。河洛殫心，詁訓獨守，師傳遵明，括其全，獻之衍其派，安生兼資，夫衆說焯炫，競爽于一門，惟時古文尙書，服氏春秋，毛公之詩，鄭君之禮，各自名家，流分派析，以視江左，殆未可同日語矣。夫六朝雖屢經喪亂，而朝廷猶多向學之主，草野不乏傳經之儒，誠能兼採異同，廣立學校，遵鴻都之遺經，暢石渠之崇論，用以繼軌建武，追蹤西京，豈不偉歟！奈何信俗學而是末師，致使四氏之易，遞亡于西晉，三家之詩，不傳乎漢初，揆厥由來，良多遺憾矣。然而公彥疏禮，綜括陳邵，沈重之說，沖遠解書，裒集顧彪，費黈之言，凡諸義疏，多所徵引，則諸儒之所以統承漢學，沾匄唐儒者，其功又曷可沒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自孔子之時，季札以觀樂著，言游以文學稱，南方之學始基。於是東吳立國，而虞翻、華覈、韋昭諸賢輩起繼之。東晉以迄梁陳，若虞喜、徐邈、范甯、孔衍、伏曼容、何佟之、雷次宗、周續之、崔靈恩、皇侃、戚袞、沈不害，載於正史，炳炳琅琅，其於先聖遺經，皆有發揮紹述之功。故其流風餘韻，自隋唐迄今，江表聲華，皆稱最盛也。夫經術文章，本無二事，文辭所以明道也。六朝之文，惟華靡是尙，是必其所得於經者淺耳。雖然，自漢書而下，以儒林與文苑分傳，則經術文章，異人異事。六朝之文，雖卑固不礙其經術之可取也。自吳東晉

以下儒林各自爲書。見於隋書經籍志者。奚翅數千卷。迄今日乃百無一存。豈所謂如飄風之過耳歟。顧嘗論之。經術自漢以後。莫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而六朝人所爲音義。陸德明集之爲經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乖異。顏師古折衷之爲五經定本。六朝各家殊說及所爲義疏。孔穎達賈公彥等刊定之爲經義。是唐經術之盛。以六朝盛。假令有北學而無南學。則唐初諸公隘於采取。斷難典核詳明。爲不朽之盛業。使學者傳習於無窮若此也。夫聖人教人。莫重於禮。士之通乎禮者。尠矣。讀杜佑通典。引晉宋以下禮議二百餘篇。凡吉凶之禮。口講指畫。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者。於此見其厓略。此其超軼乎國家有大事。則幽冥莫知其源。如劉歆所譏者。奚翅萬萬。朱子云。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讀。粹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然則六朝之禮學。尤當循爾習傳。而究其歸趣者歟。

#### 六朝經術流派論

徐 鯤

昔范蔚宗有言。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豫章君卽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竝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然則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夫范甯也。溯晉自渡江以後。洎宋元嘉年間。有丹陽尹何尙之者。始創南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遂開後齊周隋經學之派。

其門下諸生。咸能自樹幟幟。故史稱魏氏雅誥奧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尙。豈虛語哉。夫儒業之興廢。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存乎學識之高下。故梁臺建而沈峻榮侯景亂。而文阿綏拓拔興。而梁越顯。隋室壞而劉炫餒。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本之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爲學也。非一家。其爲教也。非一藝。貫古今而越等夷者。竊唯於徐遵明見之。奚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貫羣籍。鄭主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不振。一變而爲王肅。再變而爲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風靡。於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廬景裕。崔瑾之徒。親承音旨。權會郭茂之倫。世守宗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僞書出。姚方輿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唯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關聞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黷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具識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編宛在。尙書之不亡。又遵明之功也。三禮之學。小戴固多祖習。周儀或未兼通。而徐生之業。一傳而爲李鉉。再傳而爲熊安生。李則稱爲高弟。熊則號爲祖師。兼得房蚪之授。竝有義疏之撰。豈若沈峻特精。周官遂荷陸倕之薦。戚衰就質儀禮。獨得懷方之祕而已哉。三禮之通講。又遵明之功也。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服氏爲精。而徐生所得。又係永嘉舊寫。讀經數載。手撰義章。執疏敷講。浸以成俗。其視河外儒生。止知伏膺杜氏。不窺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

誕小儒。乃譏說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適形其譴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盛行。又遵明之身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然則他不具述。卽如易書禮傳。遵明一人視南學諸儒所得爲孰優。而議者乃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師訓爲主。學以師授爲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學。以至好老易善元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譽服氏。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遜於北學也。

###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兩漢經學最重師法。各家流派。具詳于班范史傳。而鄭君康成集其大成。王肅後起。心忌其名。而欲與爭。因亦廣注羣經。力與鄭異。然其學終不足以勝之也。故自晉迄隨。王學仍不振焉。隨志箸錄六朝人著作。每經不下數十家。然亡佚者十之八九。其見引于唐宋正義。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各書者。尙可以攷核其醇駁。惟杜預左傳集解。范甯穀梁集解。韓康伯易繫辭注。郭璞爾雅注。皇侃論語義疏。則皆全書具在。永爲說經者所宗法。但皇氏義疏爲宋邢昺所改修。不得列于十三經注疏。且其書已佚而復出。或謂後人撫拾邢疏而成者。殊不知皇疏所引。皆不落梁以下之說。可信其書之不出于作僞爾。孫毓評毛。劉炫規杜。祇論一家之得失而已。若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也。梁陳以下作者。



多人。劉焯、劉炫，最爲詳雅。故隨書儒林傳敘云：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摛紳咸師宗之。如二劉者，殆集六朝之大成者也。當時各家，或專守一藝，或兼及他經，攷諸史傳，具有師承。至如孫毓、千寶、劉暉、崔靈恩、沈重、樊深之徒，窮究經義，蔚爲儒宗。而李軌于諸經，俱各有音，已開陸德明釋文之先。且陸氏成書本在隨末，猶然六朝之流派，承前啓後，厥功偉已。明西亭王孫撰授經圖，竹垞朱氏本之，作承師一類，列入經義攷，然皆不及六朝人授受本末，殊爲闕典。倘有好古君子，取史傳所羅列者，一一敘其學術淵源，以見當時實有通儒碩彥，接踵代興，不第以六朝浮華一概相量，且無使兩漢專美于前，豈非斯道之光也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廷棟

漢學窮經則經明，唐學疏註則註明。學者立志不讀唐以後書，而漢學已往，唐學未起，則六朝諸儒之爲功經術不少。今夫六朝經術，南北兩派而已。傳之者曰：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似重南以輕北者。遂至傳南以遺北，而不知南人學北人教也。梁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于廬江何允，而劉岳、沈熊、沈宏、張及、孔子雲、執經下坐。竝傳峻業。何子朗、孔壽等六人，奉敕受業。豈特徐秀、何曇、黃荀子華、孫宗昌、王延壽、孔惠宣之受業于丹陽尹也哉。此南學

也。若夫稱醇儒爲都講，又無論。然而房暉遠號五庫，馬榮伯聯六儒，則北學多硜硜者。魏道武以經術爲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始光三年，徵盧元高允于大學，命崔光講孝經。北學始基矣。是時南學未起也。齊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石曜、勃海李鉉、刁柔等，遞爲師友。北學盛傳矣。是時南學將行矣。夫魏齊之間，鉅儒輩出，推徐遵明爲盟主，而盧景裕、李鉉諸人皆其弟子。其所從來，淵源有自也。夫然而崔靈恩、盧廣、蔣顯、孫詳之教，風行江左。江左沿晉清譚、好王氏易，隋史所云江左周易則王弼是也，似與北學鄭註人各異師，而亦有不盡然者。案陸澄與王儉書云：王弼註易爲元學所宗，今若鴻儒鄭註必不可廢。儉答云：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賅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夫王儉陸澄、江左學也，而猶知推尊鄭學，意者徐遵明鄭學有以及之也。不然，何爲伏公儀以何晏疑易中九事爲不學也。然則梁武帝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而武城張譏、陳郡袁憲與焉，以視河南青齊間之背師訓爲何如。通毛詩者多出于北魏劉獻之，獻之傳之李周仁，周仁傳之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之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本之二劉之門。彼南人張譏著毛詩二十卷，夫固有所受之也。况齊梁釋詩數十家，而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註，第引劉芳、義疏，夫劉芳北學也。詩則竝主夫毛公，而禮則同遵于鄭氏。徐遵明振起華陰閒，得屯留王聰之教，通三禮，傳之李鉉、祖儻、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

得遵明學。又傳之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得李鉉學。又傳之孫靈暉、郭仲堅、丁特德。其後能明禮經者，出自安生門人。通小戴記十有三。北學盛矣。崔靈恩于天監中聚徒講說。南史列傳。而著三禮義宗三十卷。此南北習禮時也。北人往矣。吾道南矣。南史陸倕傳。倕與徐勉書云。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晉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莫不歎服。人無閒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勉從之。然則非祥顯之聽習。而何由知沈峻之特精也。北人至而南人始知重周官禮。此南學于北之一證。南史戚衮傳。梁武帝時衮爲揚州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記義。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戚生若來。便以儀禮禮記義遺本付之。然則懷方之重戚生與。蓋懷方之授業于戚生也。豈第謂衮受三禮于國子助教劉文紹乎。北人至而南人始知學禮古經。此南學于北之一證。隋史云。左傳則杜預。河洛左傳則服虔。是二註每分道而馳。而不知南北學士習服者多。夫杜註惟青齊之間。坦驥有以及之耳。攷崔靈恩傳云。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駁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遂傳焉。自是江東竝行服解矣。夫靈恩非北人乎。而教已行于南也。若是。又攷王元規傳云。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

辭及義記十一卷。則服註非僅行河洛矣。夫元規非南人乎。而學已從于北也。若是。况王僧孺論春秋美  
疾惡石。明引服註。則又南人學北之確證也。他若公穀二傳。幾不厝懷。故明三傳者。南史紀一人。北史紀  
二人。明公羊傳者。北學梁祚一人。豈梁時尙有廩信穀梁註。而後乃師說不傳邪。抑隋志不錄崔靈恩公  
穀文句義十卷。而略之邪。江南第立五經博士。而論語則河北諸儒能言之。徐遵明見鄭氏論語序註書  
以八十策之說。而訂其誤。蓋康成本也。皇侃引十三家之學。而爲之疏。蓋平叔本也。隋志云。論語唯鄭元  
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鄭何竝行。鄭氏盛于人間。本此。則南人亦浸淫乎北學  
矣。隋志又云。孝經梁代孔鄭。竝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于  
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竝立。夫南學  
孝經。非北人劉炫序之述之。不亦得一而失一與。尙書在梁陳之間。孔鄭二家竝行於世。真僞混淆莫辨  
矣。齊代唯傳鄭義。去僞存真。學者得所指歸矣。自江左中興。梅賾獻書。僞傳遂出。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  
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之。於是學徒專習孔氏。而鄭學日微。則純乎僞矣。彼劉光伯劉士元輩。卽學通南  
北。要唯是費黈義疏爲拳拳云。今夫南人之學。各有傳述。如孔僉之學。何允傳之。皇侃之學。賀瑒傳之。沈  
峻之學。沈麟士傳之。全緩之學。褚仲都傳之。王元規之學。沈文阿傳之。未聞取師于北也。卽北人之學。各  
有授受。如牛天祐之學。張吾貴受之。王保安之學。劉蘭受之。董道季之學。孫惠蔚受之。李鉉之學。馮偉受

之。包愉之學。包愷受之。未聞設教于南也。然而南人司馬筠則師沛國劉瓛矣。北人盧廣則見賞于僕射徐勳矣。南史儒林傳列十有九人。而崔清河知爲北學來歸。北史儒林傳列四十有六人。而沈武康不聞南學漸靡。良有以也。夫是故南人之學。貽兩晉風也。北人之學。述兩漢傳也。非北人。則南人之學。初無根柢。鮮所折衷。幾何而不支離其說也邪。然則南學英華。未始非北學枝葉之有以發之也。承漢學之統。而引唐學之緒。南學也邪。北學也邪。故列六朝之經術。而第論南學。致遺北學。是爲變本加厲之論。言六朝之經術。而惟合北學以論南學。則爲沿波討原之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夫聖經彪炳。儷象日星。彝義精純。比用粟帛。然而詁訓不同。南北異術。六朝之間。沿流漢魏。六藝之學。擬爲讎對。得失真僞。備在汗簡。是以其詳可得而言。昔漢儒之經術。授受相承。淵源不隔。雖未盡合于微言。要亦自成爲古訓。北海鄭君出。由博返約。集其大成。竟委窮源。通于聖志。後有作者。蓋無得而加焉。自魏王肅逞欺詐之詞。張祚妄之論。暗造古文。私撰家語。麻誣經旨。顯斥鄭君。致學無心得者。易惑岐途。俾讀不甚解者。倒案朱紫。餘焰至于晉代。梅賾誤奏安國之傳。孫毓隱朋非鄭之意。江左宋魏齊梁陳隋之間。翻競穿鑿。蔽蔽講家。芟角互從。習成士俗。伊誰之咎與。由是僞詁熾而真訓亡矣。夫僞詁熾則人創新義。真訓亡則衆棄舊籍。所以西晉永嘉之亂。易亡梁邱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齊。詩在魏已。

亡韓詩雖存無傳。當是時鄭君之學不絕如絃。猶賴元黃雖難。續述匪無。江左則荀崧奏置鄭易。徐州則陳統評申鄭義。徐生爲魏末大儒。劉歆則關西孔子。盧景裕崔瑾權會郭茂之屬。演其傳。孫靈暉郭仲堅李周仁田元鳳之倫。守其學。李鉉馮偉張買奴呂黃龍熊安生劉思軌之儔。宣其義。祖儻邢峙張奉禮夏懷敬李欽紀顯敬之徒。揚其波。譬嘉禾之疎植。非莠害所得盡也。且夫輔嗣注易。雖涉元言。元凱注左。不無規失。要皆得自心裁。成一師說。瑕瑜不掩。疎密易見。惟習聞王肅之說者。但信其隱托聖言。不知其僞造古訓。淆亂舊章。擊排正義。明訓寢成暗室。萬古共爲長夜。罪深桀紂。竊謂不在弼而在肅矣。而舊說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滯于一偏。未爲確論。要而言之。龔王肅諸人之誤者。易趨疎謬。罕得真詮。守鄭君諸人之說者。雅尙宏深。不忘古訓。別囿真僞。考鏡得失。百世不易也。至若宗鄭之外。何氏能刪禮論。劉芳雅號石經。爾雅注止郭璞名家。論語疏乃皇侃擅勝。穀梁則范武子力祛膚淺。三禮則崔靈恩最稱精博。以及雕龍劉勰。亦識宗經。蠟鳳僧虔。皆知科斗。由是觀之。六藝之事。固未可易言。六朝之學。殆猶近于古矣。

### 六朝經術流派論

嚴杰

六朝以前諸儒。各守家法。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所謂某氏之學。某氏弟子是也。宋書百官志云。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立五經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此之謂也。惟魏代王肅不守師承，好與高密鄭公爲難，造僞書而騰異說。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惜其書不傳也。晉室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家傳莊老。戶述虛元，南北之際，所習章句，好尚互殊。大抵尊崇舊學，能篤信而固守者，惟北方諸儒。左傳則服氏虔，尚書周易則鄭氏康成。他如小王之易，僞孔之書，雖風行江左，而不傳於河朔。故當時有父康成，兄子慎，及寧道周，孔誤諱言鄭服非之謔。惟詩則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晉之崇鄭易者，則有臨穎荀崧，順陽范甯。上黨續咸，咸則師事杜預。甯則再傳道祖，宋元嘉時，王鄭竝立博士。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申王難顧。齊陸澄議鄭王竝置，措詞甚緩。以其時元風尙熾，不得不爾也。沛國劉瓛，能承鄭氏之後，惜身終下秩。以易授建平嚴植之，及廬江何允。北魏梁祚，亦以鄭易教授。有儒者風。華陰徐遵明，少師屯留王聰。後以易授范陽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河東樂遜，景裕再傳。權會郭茂，會妙盡精微。早入鄴都。茂則恆在門下。其後善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頓邱董徽，恒山房暉，遠竝通易理。徽則師事清河監伯陽。暉遠世傳儒業，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相從者，動以千計。若梁之伏曼容，卞華，褚仲都，要皆以王氏爲宗。仲都講易，爲當時最。子修及同郡全緩，竝傳其業。緩通莊老，時人言元者推服之。陳之清河張譏，亦好元言。受業于汝南周宏正之門。以易莊教授。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沙門法才，慧拔，皆其徒也。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雜莊老以亂聖經，始自王弼。范甯謂其罪深桀紂，信屬定評。書僞孔傳，東

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陸德明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此雖以末爲本。亦足見其根據。若謝沈李長林李充宋之姜道盛梁之孔子祛張譏。鮮有不爲所惑者。今文二十九篇。馬鄭爲之注。師祖孔學。頗得其真。而北魏陳奇非之。以馬鄭爲解經失旨。宜與游雅論多所不合。齊時儒生罕傳尙書之業。徐遵明通之。以授浮陽李周仁。渤海張文敬李鉉。及權會樂遜。竝守鄭氏一家言。非古文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申明王肅之說。以難鄭氏。陳統復作詩評。以明鄭義。袒分左右。垂數百年。宋之明詩者。則有周續之雷次宗。周雷俱師事慧遠法師。以浮屠而參師儒之席。亦奇矣。齊劉瓛授何允。梁伏曼容嚴植之崔靈恩賀瑒。亦竝通焉。陳顧越尤明毛詩。傍通異義。外此則東海龔孟舒。梁元帝師事之。北魏劉獻之。少好詩傳。受業于渤海程元。時中山張吾貴與之齊名。竝稱儒宗。獻之授李周仁。周仁再傳李鉉。董令度及渤海程歸則。歸則授同郡劉敬和暨張思伯敬和授劉軌思。軌思說詩甚精。其鄉曲多爲詩者。武平末。劉焯劉炫竝傳其業。遵明之門。則有馬敬德。權會樂遜。他若劉蘭之受於王保安。董徵之受于清河監伯陽。以及周之沈重房暉遠。皆卓然可傳者也。議禮如聚訟。自晉宋逮周隨。傳三禮業者。江左爲多。晉董景道范宣。爲當時最。景道專遵鄭氏。箸禮通論。非駁諸儒。以廣鄭旨。范宣尤爲戴逵宗仰。齊劉瓛之門。則有范縝司馬筠何允。允傳沈僉。筠常議慈母無服。亦固守鄭氏言者也。梁沈麟士之門。則有太史叔明沈峻。傳峻業者有張及孔子雲及子文阿。同時劉



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焉。賀瑒少傳家業。以授皇侃。侃授鄭灼。侃雖尊鄭氏。乃時乖鄭義。誠無異乎木落不歸其本也。陳劉文紹授成袞張崖。袞精於禮業。爲北人宋懷方所重。若何修之師心獨學。嚴植之徧習鄭義。與崔氏靈恩。皆南士之傑出者。河朔多出遵明之門。遵明傳禮于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權。會李業。興張買。奴樂遜。鉉授刁柔。鮑季詳。邢時。劉晝。熊安生。安生旣爲儒宗。受其業。擅名于後者。有孫靈暉。郭仲堅。丁特德。馬榮。伯寶。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皆其門人也。南士輕浮好異。春秋以杜預爲宗。上黨續咸。首先師事。遂置服氏于不問。惟梁之崔靈恩。卓然有識。申服難杜。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虞僧誕。亦精杜學。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靈恩本北產也。河北學者。確守服氏。其不遵者。獨魏郡姚文安。文安難服氏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卽申明服氏名曰釋謬。一彼一此。學識可知矣。遵明知館陶趙世業家。有晉世永嘉舊寫服注。因往讀之。以傳張買。奴馬敬德。邢時。張思伯。張奉。禮。張雕。武。鮑長。宣。王元則。樂遜。竝得服氏精微。又衛冀隆。陳達。潘叔虔。雖不出徐氏之門。亦皆通解。冀隆以杜氏嚮壁虛造。苟駁前師。常難六十三事。思伯駁冀隆一十餘條。一時互相是非。莫能明。精三傳者。江左則晉之劉兆。汜毓。范隆。董景道。陳之沈文阿。河北儒者。公羊穀梁。多不厝意。惟孫惠蔚。靈暉。能兼習之。孝經梁時。孔鄭二家竝立國學。孔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南北諸儒。莫不通習。魏陳奇注。頗爲當世所傳。惟好駁鄭氏。故游雅取焚于庭而辱之。論語梁陳之時。鄭何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

學獨立嚴植之輩。咸精是業。河朔遵明之外。則有劉瓛之張吾貴。餘則自出義疏。雖曰專門。皆相祖習。惟陳奇多異。鄭氏所注。往往與司徒崔浩同也。晉宋以迄陳隨。南北之言經者如此。是則上溯漢魏經學之盛。未有過于服氏子慎。鄭氏康成。而鄭氏爲尤。後此唐之陸德明孔穎達輩。又專守一家偏好。晚近宋元以降。更無議矣。近幸賴一二好古之儒。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於千載之下。不亦難能而可貴乎。

### 六朝經術流派論

孫同元

漢儒治經。各守家法。至北海鄭氏而集其成。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洎乎三國鼎峙。異說紛紜。王粲虞翻。迭有論難。然猶未能抉其藩籬也。唯魏王肅以姦人之子。氣篋方張。嫉鄭氏之名。出已上。聘其才辨。僞造家語。又作聖證論。以實其說。誠古今經籍之一厄矣。幸其時爲鄭學者。孫炎釋而不惑。馬昭駁而常伸。北海之緒。賴以不墜。然而江左儒者。崇尚莊老。清談日熾。正軌云遙。王弼之易。撥棄象數。理於何存。杜預之左傳集解。好違服義。妄生穿鑿。劉炫規之是也。范甯穀梁注。理無躋駁。而詞失空疏。雖以郭璞之博洽。而其所注爾雅。亦多臆說。沿及宋齊。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蓋漢學之凌夷盡矣。梁代號稱崇尚經術。而不能闕深。今世所存皇侃論語義疏。亦頗淺露。且攷之釋文所引。每多不合。其真僞未可定也。閒嘗綜六代而論之。大抵南北諸儒。好尚互有不同。李延壽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非篤論也。江左儒者。當王肅之學盛行。梅賾之書初獻。厭聞古訓。習尚空談。何約簡之

足云。豈英華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則有徐遵明。講之於前。盧景裕承之於後。恪守漢學。王易孔書。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夫以綜貫百氏。該通六藝之倫。而目之爲深蕪。斥之爲枝葉。豈非耳食之見歟。亦風會使然也。唐陸德明南方學者。其作經典釋文。在未入隋之先。故於易書左傳。用王孔杜氏之注。竝南學也。觀敍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儒如徐遵明諸人之說。不一引及。則其流派可致也。貞觀初。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竝同於釋文。蓋其時顏師古首董其事。而師古之學。本於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故師古爲定本時。亦據晉宋以來古今本折服諸儒也。孔穎達雖習鄭氏書。王氏易。兼通南北之學。因有師古攷定本在先。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是廢矣。夫陸孔當貞觀之世。南北諸儒之書具在。使兼綜條貫。悉以康成爲主。而參以河洛大儒之說。豈非一代之偉績乎。惜乎二人之見不及此也。雖然。鄭氏之書。自詩禮外。若易書論語諸注。猶幸有釋文正義存什一於千百。使後之學者。得以罔羅散失。略具梗概。亦不可謂非陸孔之功矣。至李鼎祚周易集解。蒐羅宏富。尤有功於漢學。故嘗謂唐儒之於經學。功過參半也。夫豈黨同伐異。專己守殘者之可比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經學惟漢爲極盛。而鄭氏又集一代之成。囊括大典。罔羅衆家。彬彬乎炳今而鑠古焉。自魏晉以來。虛浮

相扇經業罕通。雖員冠方領之徒。時充黌舍。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朝廷。而儒宗與元教同尊。釋典與聖經竝肆。則其時之師門雜而學術歧矣。試論之大凡樂同然之嗜者。雖有異味。不能奪之以所弗甘也。挾先入之見者。雖有至理。不能喻之以所弗信也。六經之義奧且深矣。漢儒之傳精且博矣。後之承學者。家置一書。人守一說。於以涉其涯涘。觀其會通。豈不甚盛。乃周易有鄭氏。復有王輔嗣。左傳有服氏。復有杜元凱。遂使聚訟紛然。集矢不已。或黜王而置鄭。或黜鄭而置王。或難杜以申服。或難服以申杜。又或酌鄭劑王。間行他說。始服終杜。莫守師承。卽此二書。南北互異。已不勝涇渭之分。淄澠之別矣。烏虜治經其難哉。蓋事必有其受病之原。而後其流日敝。尋其原則。支分派別。可得而覩縷矣。昔何晏王弼。蔑弃先典。藻飾華言。于時老莊之旨。靡然相從。洙泗之風。藐焉將墜。流及乎降。元學特興。庠序法師。加號儒臣。雖以名冠同儕。時稱顏子者。猶且出於釋氏之門。此其頹風波蕩。洵非一日。當時以平叔爲神懷超絕。輔嗣爲妙思通微。而范甯比之桀紂。著論垂戒。誠以眩惑將來者之罪。不可追也。其傑然崛起河北者。則惟魏末徐遵明爲大儒。易書禮遵鄭氏。左傳遵服氏。講學授徒。海內宗仰。一時如盧景裕。崔瑾。李鉉。權會。田元鳳。夏懷敬。輩竝執經受業。其後言易者出郭茂之門。言禮者出熊安生之門。言春秋者竝得服氏之精微。雖曰專門。實皆祖習。蓋惟其能得真師所在。而後羌博士之名不可越。羌弟子之業有所宗。不然律通絕學。意稱聖人。妙日下以無雙。譽一臺之二絕。江左人文。非不云盛。徒以篤好元言。耽心禪誦。遂致崔盧孫蔣諸儒。

來自北方。未聞稍變其習。此亦所謂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者也。或者曰。自江左草創。宋齊國學。時或開置。梁則五館建於天監。陳則學官設於天嘉。雖戎馬生郊。流風未替。其與魏齊周之置博士。辟儒生。亦且後先濟美矣。然而南學崇虛。北學多實。卽如詩。既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而一笈也。王肅之論主婦人。劉芳之說兼男子。援經立斷。遽使高祖稱善。設非其理義精通。則肅所謂在南諸儒。共以爲然者。不且無以祛平生之惑哉。是故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者。猶未爲篤論也。大抵江南北。義例不同。以隋文平一寰宇。亦旣翕然嚮風矣。而策問諸生。臧否莫定。非其師說紛綸。無所取正。何以博士懷疑。久而未決。若是。通博如房暉。遠覽筆便下。無所疑滯。庶幾與二劉之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同爲拔萃之士哉。夫是以經堪稱庫。書亦名廚。風標兩儁。業冠六儒。小楊墨之爲書。精風角而無說。戶牖無妨。別構金湯。莫與相攻。柔克剛克。則常爽之教可循也。經師人師。則盧誕之名可賜也。咸腰龜以蒙榮。匪土龍而乞雨。淹中之盛。稷下之風。蓋于茲猶可想見焉。若范武子之有穀梁。郭景純之有爾雅。盧景宣之有大戴。又皆研精覃思。卓然名家。而不徇乎流俗者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六經爲大聖人手定。傳之門弟子。而守之於漢儒。詩之有齊魯毛韓也。三家廢而毛氏獨傳。則以其出自子夏。而毛鄭說詩之功爲大。猶易之有施孟梁邱費高也。諸家廢而費氏獨傳。則以其專以大傳說經。而

術數之名不立。蓋自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劉歆纂次，始大明於世。至東京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衰。然則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固有不足深言者矣。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躬御國子講肄。五經皆有講說，何佟之嚴植之賀瑒明山賓等，覆述制旨。朱異賀琛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泰捨身而後，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也。竊嘗攷之，南人宗王易而廢鄭易，致康成易注不傳，厥咎甚大。而後人因謂古經變於康成，而亂於王弼，此說非也。夫周易之亂，實亂於輔嗣。卽孔氏正義所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文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此非亂經之據乎。後人謂始於康成者，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此後人以康成合象象於經之證也。抑知魏志殊未明。帝問淳于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當對以鄭元合注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今云鄭元合象象於經云云者，此時方論象象不與經連，何轉

云合之耶。方疑鄭注與經文相連。何忽及彖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彖象二字而誤之耳。所以帝又云鄭元何獨不謙耶。蓋言孔子以不合彖象爲謙。鄭元何不謙而以注合之也。是則康成合注於經。非合彖象於經。展卷瞭然。此皆六朝諸儒廢棄不講。以致鄭王之是非莫辨也。又六朝說詩者雖主毛公。然開後人攻小序之端。亦起於六朝。案關雎序。鄭箋內忽入沈重一段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後人謂小序作於衛宏。掎擊百出。皆重啓其端也。且以小序爲宏作。其妄有二。宏後漢光武中爲議郎。范史有傳。祇云有毛詩序行世。漢以來著書之名。或曰序。或曰傳。或曰訓。或曰解詁。其名同實異者。難以悉數。豈可以卜子之序爲衛宏之序乎。其妄一也。考班書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當武帝時。鄭公受學馬融。爲桓靈間人。去宏亦祇百年。而毛傳一本小序。鄭箋一本序傳之說乎。且鄭豈有不知宏之所作。而猥以爲子夏作耶。其妄二也。是則致鄭易之不傳。卜序之受攻。未必非六朝諸儒階之厲也。故曰。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更有不足深言者矣。

# 詰經精舍文集卷二

磬折說

徐養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旣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鞀人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按鼗鼓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臯鼓長丈二尺。而中圍與鼗鼓同。則又太倨。或兩頭稍平。而中穹與卑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臀。磬折立則上俛者。尺有五



寸。自帶至下直者三尺。自譬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欄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者。宣象人頭。磬折象帶下。皆以人爲法。柯欄之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爲倨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釋之。或用割圓之法。以一矩爲一象限。一柯有半。改爲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欄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古無其說。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奧。宜就其意通之。乃可議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并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議邪。

量說

徐養原

考工記。粟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匱焉。此做考工記而失之者。鄭注固已正其誤矣。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耳。圓其外者。謂之脣。必疑當作不此陰駁劉歆也。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歆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蓋鬴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鬴底小。鬴口大。內謂鬴底也。外謂鬴口也。鬴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乃遶而圓之。故曰內方尺。而圓其外。若如劉歆之制。鬴中立方一尺。鬴外上

下皆圓。則其實既不容一鬴。其重又豈止一鈞。而其聲亦安能中黃鍾之宮乎。記又曰。其臀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臀之底卽鬴之底。不言可知。臀之四圍亦當微侈。不得爲直邊也。又曰。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耳當在臀下。向下設之。故鄭云可舉也。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爲三升二十七分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爲三斗七升二十七分升之一。不及四斗。然則鬴與臀皆下狹上廣而非直口。益明矣。先儒說鬴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釋之者。何也。

### 筮說

徐養原

春秋內外傳筮卦言八者三。先儒多不得其義。今按筮法。六爻不變謂之八。其占用本卦象辭。故董因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然則遇艮之八。當占艮之象辭。其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姜之不出審矣。而史曰。是謂艮之隨。姜又以隨之象辭占之人。但知艮之隨不當占隨之象辭。不知艮之八非艮之隨。史言妄耳。若夫貞屯悔豫。則又何說。曰。此再筮也。蓋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胡臚明說。屯與豫皆有震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章昭說。主器者莫若長子。得國之兆也。初筮得屯。六爻不變。再筮得豫。又六爻不變。故曰皆八。屯六爻不變。以屯之象辭占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豫六爻不變。以豫之象辭占其繇曰。利建侯行師。是以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參考傳文。義例了然。若如舊解。則支離葛藤。愈說愈晦矣。或曰。六爻不變。何以謂之八。曰。九六變而七八不變。

乾之坤曰用九。坤之乾曰用六。六爻皆變。謂之九六。六爻皆不變。謂之七八。然則內外傳何以但言八而不言七。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非獨三畫之卦然也。卽六畫之卦亦莫不然。遇陽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八。遇陰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七。艮屯豫。三卦皆陽卦也。故曰八。若三陰三陽之卦。則以內卦爲主。內卦有乾坎艮震爲陽卦。內卦有巽離坤兌爲陰卦。或以初爻爲主。初爻陽爲陽卦。初爻陰爲陰卦。朱子啓蒙卦變圖。自乾至恆。凡三十二卦。除乾之外皆陰卦也。自益至坤。凡三十二卦。除坤之外皆陽卦也。泰及艮屯豫皆在後三十二卦中。非陽卦而何。其卦遇蠱。其卦遇復。皆無變爻者也。不言之八。省文耳。

凡筮得某卦。則曰遇某之某。或訓之爲變。失之矣。之。語辭也。蔡墨以龍論乾。首稱乾之姤。次言其同人。其大有。其同人者。乾之同人也。其大有者。乾之大有也。然則之爲語辭明矣。若訓爲變。則艮之八。泰之八。又何說乎。古之筮書。當如焦氏易林。各以一卦爲綱。而列六十三卦於下。以爲變爻之識別。是故乾之姤。猶言乾之變爲姤者爾。變字可省。而之字不可省。何也。乾。綱也。姤。目也。言乾之姤。則綱舉而目張。言乾變姤。則綱弛而目紊。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周禮小宰之職。掌凡宮之糾禁。鄭云。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疏引應劭曰。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副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故舉漢法況之。宋儒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不當以中丞爲況。吾謂不

然鄭以小宰掌糾禁。故以御史中丞解之。非謂其官同也。若果同官。則當於序官注之。若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尙書。職內之爲少內。不當注於本篇。且如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豈以漢之司空爲卽周之大司徒乎。後漢百官志注於太尉長史下。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盧氏此言。若與鄭異。而理則可通。漢儒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周之三公。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周制六官之外。別有三公。而三公仍參六官之職也。漢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其後復古三公之制。遂改丞相爲司徒。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改司馬爲太尉。餘悉如舊。蓋漢庭儒者。未見周禮。故但置三公。不設六官。是漢之三公。卽可當周之六大。其屬各有長史。卽可當小宰小司徒之等。然則盧氏以太尉長史釋小宰。特以見三公之有長史。猶周之建其正。復立其貳云爾。若以司徒長史小宰及小司徒。太尉長史況小宗伯及小司馬。御史中丞況小司徒及小司空。則比例更爲密切。要之御史之有中丞。猶太尉之有長史。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司空長史。卽御史中丞也。所謂盧鄭二說。其理可通者。以此。夫周之冢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相去不遠。漢之三公皆萬石。長史僅千石。尊卑懸絕。但取正貳之義。足以相況耳。又後漢無御史大夫。建安時始設之。仍有御史中丞。屬少府。蓋有糾禁之掌焉。故鄭注舉之。若以御史大夫爲小宰。則必不可。彼見漢

之丞相。卽周之冢宰。故爲此說。不知御史大夫乃丞相之亞。非丞相之屬。故改爲司空。而與司徒司馬竝爲三公。烏得以小宰當之哉。

解字

徐養原

凡象形指事之字。能生他字。而不爲他字所生。然亦有生於他字者。番。象形也。而生於采。卒。指事也。而生於衣。會意諧聲之字。皆他字所生。亦有能生他字者。告。从牛口。會意也。而馨字生焉。蓐。从艸辱。諧聲也。而孺字生焉。其不生他字。而又不爲他字所生者。如森。冢之類。象形也。戌亥之類。會意諧聲也。亦有字體繁密。必省之。而後生他字者。屢。繆等部是也。至若會意之字。子母難辨。然有不可紊者。止。戈爲武。耋。乃戈之屬。非止之屬。因戈以見武也。皿。蟲爲蠱。蠱。乃蟲之屬。非皿之屬。因蟲以見蠱也。諧聲之字。子母易明。然亦有猝難意解者。靈。固从龍聲矣。靈。非玉之屬。而隸於玉部。靈。巫以玉事神也。物固从勿聲矣。物。非牛之屬。而繫之牛部。天地萬物。始于牽牛也。此皆識字者所不可不知。然非明于轉注。惡足與語此。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算法有衰分。有盈臈。古法也。自歐邏巴之說興。有所謂借衰互徵者。自以爲超妙矣。讀九章算經。乃知此法。古已有之。均輸章。鳧雁以下數術。盈不足章。米桶以下數術。皆是。且其立法與說。皆比西學爲密。蓋借衰者。非借衰也。乃問中自有之衰耳。試以三人買宅一術言之。乙倍甲。丙又倍甲乙。則甲一。乙二。丙六者。問中自有之衰。非借也。又以

摘瓜術言之。二術俱見同文算指。

摘三之二。又五之一。三五相乘得十五。則十五者亦間中自有之衰。非借也。算法

以簡捷爲貴。故有約分之法。今不以一爲甲率。而以六爲甲率。不以十五爲所求率。而以三百爲所求率。是棄簡而就煩。求工而反拙也。若夫疊借互徵。則真借矣。不知疊借。乃盈臆之本法也。假如共買物。人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八與七皆設言之。猶疊借也。劉徽曰。所出率謂之假令。假令卽疊借之謂。凡盈不足之數。皆從假令而得。是疊借固盈臆本法也。若問中無假令。則其術本非盈臆。非盈臆而欲御之以盈臆。於是別設假令以求之。其別設假令也。正其用盈臆術也。是故言盈臆則疊借在其中。問中之假令與別設之假令。皆疊借也。卽皆盈臆術也。豈於盈臆之外。別有所謂疊借互徵者邪。

### 笙詩說上

徐養灝

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或併笙詩數之。以爲三百十一篇。非也。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絃歌之。堂下之詩。則曰笙。曰管。今之詩皆堂上之詩。用絃歌而不用笙管。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此其明證也。言笙詩者。或曰有辭。或曰無辭。吾不得而知也。古自有無詞之樂。警師教綬樂。鄭云謂皆逸詩。是則樂名之與逸詩。固有辨矣。卽使有辭。不得與三百竝列。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此篤論也。且堂下之樂。不止笙詩。新宮三終。金奏九夏。皆堂下之詩也。若併堂上堂下而盡數之。奚啻三百十一篇。若堂下祇數笙詩。而不數其餘。其義安在。然則其言三百十一篇者。何也。

曰此爲序所誤也。序以此六篇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左傳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卽此新宮。非也。凡賦詩必賦堂上之詩。不賦堂下之詩。詩篇名之同者多矣。何必是一詩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然則有義者有序，無義者無序，非必有經始有序也。毛公作詁訓傳，引序各冠篇首，而此六序無所依附，遂雜廁於衆篇之間。至於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焉。蓋以此六詩原不在三百五篇之數，特作序者，偶得其義，故連而及之耳。迨宋世大儒廢序說不用，其於笙詩黜其序而猶存其題，讀者不察，則以爲古經本如是也，豈不謬哉。

笙詩說下

徐養灑

六經之名出於經解。夫詩卽樂章也。有詩經，復有樂經。何居善乎？鄉先生竹軒胡公之言曰：有不入樂之詩，有不入詩之樂。正風正雅三頌，詩之入樂者也。風自邶鄘以下，雅自六月民勞以下，詩之不入樂者也。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詩之所重者辭也，欲使學者玩其辭而通其意，樂之所重者音也，欲使學者審其音而平其心。詩以辭爲主，故凡不入樂之詩，皆得徒誦而玩其辭，樂以音爲主，故凡不入詩之樂，皆得倚聲以審其音。樂之異于詩如此。康成注鍾師九夏云：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然則笙管金奏，在樂經而不在詩經，明矣。漢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漢魏之際，杜夔傳雅樂四篇，而琴操有古琴五曲，其猶有古樂經之遺意乎？朱子曰：古經篇題

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節。吾謂樂經有譜而詩經無譜。賈氏鄉飲酒禮疏云。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在一處。故存者竝存。亡者竝亡。吾謂論詩經則有歌詩。無笙詩。論樂經則笙歌竝列。自樂經既亡。歌詩因詩經而傳。有其辭而無其譜。而笙歌金奏則辭與譜俱亡矣。

###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用後世推步之法。求古天星所在不驗。不謂術疎。反謂經誤。吁。可怪也。今以夏小正之躔次。還求夏小正之天星。其有不合焉者寡矣。蓋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有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娠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紫于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于經。願讀者不察耳。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于午。杓攜于寅。衡殷于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于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于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



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于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即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于申，衡殷于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即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姬訾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姬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厯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于日，心比于房而近于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即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于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于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厯七辰。初昏營室南加于午，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皆以經求經，而初無豪釐之差。上可合于堯典，下可通于月令，而自唐以來，無有知之者，獨何與。

孔子去魯證

洪震煊

或讀史記，謂孔子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此說誤也。孔子去魯當在定公十三年春，即以史記論。

有三可證。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日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郊嘗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祀帝于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衛，皆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去魯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孔子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尚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君臣寧復思墮成乎？惟史記于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卽于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而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其實誤已。至孔子世家：敍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于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故不具論也。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范景福

步春秋日食，黃氏南雷用西法，閻氏百詩用中法，中法自太初三統以後，代有改憲，惟授時集諸術之大

成。西法自利瑪竇諸儒入中國。各有發明。惟御製厯象考成推闡精備。以之攷春秋日食。二法小異而大同。前儒或專用中法。專用西法。未嘗參較。宣城梅氏論中西同異。亦言其理而不覈其數。沈存中筆談載衛樸精於算術。春秋日食。樸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日食。古今算皆不入食限。黃南雷以西法推之。在夏二月。於周爲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閏。故樸算不合。今以西法覈之。算數附後當在夏三月。於周爲五月。黃氏蓋偶誤其月。而算數不訛。以授時較之。入限亦在夏三月。於經文後二月。卽置一閏。尙後一月。難以通矣。竊疑襄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其後始符乎厯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閻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其數可稽。不然。豈授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於昭公之時乎。且古今異時。術宜脩改。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莊十八年日食。穀梁傳云夜食也。是爲帶食。加時宜在卯。西法推之在壬子戌初。中法推之在壬子酉初。於經文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毫釐差積。古今之勢也。若尙後一月。中西皆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南雷推得癸丑未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周。尙有實距時加減分。故於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干支爲癸丑。與杜氏長厯四月朔合。蓋長厯閏在上年歲終故也。此足見西法上推密於授時。而後編歲實又與前編不同。亦似更有消長之法。徐文定公曰。鎔西人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惟本朝時憲之精確。足以當之矣。

推莊十八年三月日食

距康熙甲子積年二千三百五十九年。中積分八十六萬一千六百〇六。通積分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冬至六〇六二。

四二。紀日二。積日八十六萬一千。通朔八十六萬一千六百三十一。積朔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七。首朔十八日二七三。積朔交

周九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一秒五七九八宮度分。首朔交周八宮二十五度三十四分。正月交周九宮二十六度十

秒收之得九宮〇四度五十六分〇一秒三十四微。三月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十五分三十五秒四十三微較黃氏

一微。二月交周十〇宮二十六度五十五分二。三月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十五分三十五秒四十三微較黃氏

朔十九日三三四四九一六命為癸未辰初若日。三月平朔四十八日八三五〇八四六命為壬子戌初。黃氏求得癸丑未初

食同在三月。故用平朔。交泛。而不必求定朔。三月平朔。差十六小時。若密求實朔。當與之合。今祇明中西二法日

距至元辛巳積年一千九百五十六年。中積分七十一億四千四百。通積分七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十四。冬至一三六。閏餘

六萬二六四。經朔五十萬〇七四。經朔入交泛日四萬二四四。十二月交泛六萬五六二。正月交泛八萬八八一

四五六。經朔九一四四。經朔入交泛日六一六。三月交泛九二八食限。三月經朔四十八萬八七一五一六命為壬子。酉

月交泛十一萬一九九七。三月交泛九二八食限。三月經朔初。求定朔尚有盈縮遲疾加減差。

推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食。距至元辛巳積年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中積分六十五億六千七百。通積分六十五億六千六百五

餘十五萬四六。天正經朔三十三萬五二二。三月經朔三十一萬六五。天正入交泛日十七萬一〇。三月入交二十六

〇五三四。天正經朔七八六六。三月經朔〇二三八。天正入交泛日八四五八。三月入交九萬三八

一九三四入食限。與四書釋地。天正縮麻一百七十日〇。三月盈麻一百〇五日六。三月盈末限七十六日九五。盈

同。夏之三月。於周為五月。天正縮麻六〇七一六。三月盈麻六八一三八。三月盈末限九四一二。盈

末積度二度三一六三八。天正疾麻二千七百〇。三月疾麻八日一七四。三月疾末限六十八限二七。疾末積度

八〇三九五。天正疾麻一分六六。三月疾麻一三八。三月疾末限五五一六四。疾末積度

五度二四一一三 益分二分六八五 月行遲度一度〇六九四用末積度較二度九二四七減差二千二百定朔三十一

八五六四三 二刻命爲乙未寅正 較四書釋地多五刻

三侯見鵠說

范景福

古者射各異侯。大侯、鵠、猳侯、猳侯。其製詳於周官司裘梓人等職。其用詳於儀禮鄉射大射諸篇。鄭司農曰：侯中取數於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大侯九十弓，中方丈八尺，鵠侯七十弓，中方丈四尺，猳侯五十弓，中方一丈三分其廣。鵠居一焉。則大侯鵠方六尺，鵠侯鵠方四尺六寸太半寸，猳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皆據經文推之。其數明確，無可疑者。禮曰：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鄭司農云：武人迹，尺二寸，以干計之。參去地丈五寸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蓋參鵠下畔，與干上綱齊。斯鵠可見。大侯亦然。故增去地之數以合之。然必三侯相疊不離而後可見。若去二十步樹之，遠者必爲近者所掩矣。劉公是據句股測量法，疑鵠爲干高所掩。黃南雷解之曰：射在堂上，堂高七尺，目高七尺，何患鵠不可見。今以測量之法覈之。算數附後知黃氏說可通。見鵠於干而不可通見鵠於參也。蓋以鄭氏去地計之，干高於目，僅五尺二寸奇。故所掩者少。參高於目丈八尺五寸奇。所掩者必多。以三率法求之，得參見大侯僅丈七寸。當鵠上之中，中上之躬舌，而鵠全爲參所掩矣。如欲鵠之下畔，與上綱齊，當更增去地之數。黃氏以堂高七尺爲率。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皆有定制。大射在郊，賓射在

朝燕射在寢。鄉射在庠序。其堂高當準於是。則天子大射張三侯。宜云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少。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諸侯射二侯。遠尊得伸。大射亦張三侯。宜云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少。大侯去地三丈四尺太。大夫士惟射一侯。去地皆武。此隨堂之高下而屈伸去地之數以合之。故干不及地武。經有明文。而大侯參侯。初無定數。亦如弓之安危。因乎人。矢之強弱。因乎用。隨地增損。以見鵠爲度也。如云侯高四丈。射必仰企。何能志正體直。此當以視法解之。凡人目視遠。高者若卑。遠近相形。近少許而遠殊絕。卽測量入表若干之理。况矢在侯高。以并夾取之。司弓矢供其器。射鳥氏掌其事。足爲侯高之證。若戴東原考工補注。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二寸。推之七節之侯。二丈三尺二寸。五節之侯。丈九尺二寸。以侯中加上下躬舌八尺。而去地皆武。無有增損。則三侯並列乃可。若前後相疊。全體皆掩。鵠不可得而見矣。

算參見鵠於干。依黃氏說。

一率 三百尺。干五十弓。弓六尺。通得三百尺。

二率 五尺二寸。干高丈九尺二寸。減堂高七尺。目高七尺。餘爲干高於日。五尺二寸。

三率 四百二十尺。參七十弓。通得四百二十尺。

四率 七尺二寸八分。二三率相乘。得二千一百八十四尺爲實。一率爲法除之。得四率。爲干見參之數。加堂高目高丈四尺共二丈一尺二寸八分。轉減參高三丈二尺五寸奇。餘丈一尺二寸奇。爲干見參

·當上躬舌四尺。鵠上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餘僅見鵠二尺六寸弱。鵠方四尺六寸強。已掩其二尺矣。

算大侯見鵠於參依黃氏說。

一率 四百二十尺參七十弓通之。

二率 丈八尺五寸三分奇參高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奇。減堂高目高丈四尺。餘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大侯九十弓。通之二三率相乘。得一萬〇〇〇八尺爲實。

四率 二丈三尺八寸奇一率除實。得四率。爲參見大侯之數。加堂高目高。共三丈七尺八寸強。減大侯高四丈八尺五寸強。餘一丈七寸。爲參見大侯當鵠上中六尺。躬舌四尺。見鵠僅七寸。鵠方六尺。全體皆掩矣。

算天子之堂大侯參侯去地堂九尺。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奇。

一率 三百尺

二率 三尺二寸千高丈九尺二寸。減堂高九尺。目高七尺。餘爲千高於目。

三率 四百二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一千三百四十四尺爲實。

四率 四尺四寸八分一率除實。得千見參。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六尺。共二丈四寸八分。減鵠下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下躬舌四尺。餘一丈一尺八寸二分奇。爲參侯去地之數。

一率 四百二十尺

二率 丈七尺八寸奇以千見參四尺四寸八分。加上躬舌中鵠丈三尺三分。爲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九千六百一十八尺四寸八分爲實。

四率 二丈二尺九寸 一率除實·得參見大侯·當此鶻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六尺·共三丈八尺九寸·減鶻下之中六尺·下躬舌四尺·餘二丈八尺九寸·爲大侯去地之數·

算諸侯之堂大侯參侯去地 堂七尺·大侯去地三丈四寸四分·奇·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奇·

前求得七尺二寸八分 爲干見參·此當鶻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四尺·共二丈一尺二寸八分·減鶻下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下躬舌四尺·餘丈二尺六寸奇·爲參侯去地之數·

一率 四百二十尺

二率 二丈六寸奇 以干見參七尺二寸八分·加上躬舌中鶻丈三尺三寸三分奇·爲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 二三率相乘·得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尺爲實·

四率 二丈六尺四寸奇 一率除實·得參見大侯此當鶻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四尺·共四丈〇四寸強·減鶻下之中六尺·下躬舌四尺·餘三丈四寸強·爲大侯去地之數·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范景福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食法大衍麻議云黃初以來始課日食至張子信而益詳因是說證之於經曾子問載夫子日食廢朝之言及從老聃助葬巷黨及垣日食事似周時未能預推日食故倉卒廢禮如此宋志之說其信然乎乃杜氏作春秋長麻載漢末宋仲子集十麻以攷春秋用黃帝顓頊諸麻推經傳七百七十九日及三十七日食皆互有得失與宋志六麻無推日食法語異今徵之內外傳而知古人誠有推步之法不特用之交食而五步亦詳或其術尙疎有中有不中耳傳稱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辰在申司麻過也當時旣設專官而精於推測之



士又散見列國。曰歲在壽星。及鶉尾必獲此土。子犯之言也。歲在大梁。將集天行。董因之言也。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宋鄭必饑。梓慎之言也。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裨竈之言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史趙之言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萇宏之言也。是皆推至數年數十年之後。然統論一歲。非專指一日。猶未見推步密率。若周景王問律。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鼈。景王距伐殷之歲六百年。而日月五星之躔。了如指掌。足證當時有上推之法矣。晉獻公伐虢。卜偃曰。克之。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外傳公問偃。有攻虢。何月語。必在圍上陽之前。內傳八月甲午。圍上陽。距丙子四十三日。偃之對。尤前數月。而日月五星之躔。若合符節。足證當時有下推之法矣。特魯之司麻。疎於其術。致再失閏。則日食在或限。帶食之數。忽而不察耳。而聖人言禮周詳。遂有廢朝止柩諸語。豈當時會無推步之法哉。黃帝顓頊諸麻。載在藝文志。今雖不傳。而仲子所據。漢末猶存。宋志之說。有不得爲定論者矣。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汪家禧

左氏言赴告。公穀言褒貶。漢儒各是其所習。惟鄭君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綜。惜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難何休駁許慎者。以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鄭君本穀梁。謂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蓋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敘諸侯。爲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爲孔子特筆。赴告必麻。敘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穀。梁謂時晉文爲賢伯。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故稱人以貶楚。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稱人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據穀。梁謂晉爲厥愆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狄稱之焉。是專稱晉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晉侯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不與蒯聩得反立。是稱世子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衛子也。夫褒貶具于公穀。然亦有求之過甚者。故學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見。知此者。惟鄭君惜論說之未備也。

###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其故何歟。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畫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因有肥磽不同。

折實爲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已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已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徭耗。一家歲各不同。設逐歲大更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事半功倍。受下地者。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三者不同矣。然致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不能分而爲三。再易之地。亦不并而爲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尺甚短。周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迨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之說。周禮賴有鄭注。而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卽載師士田也。先鄭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卽引孟子言爲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卽司徒羨卒也。彼遂人職餘夫非是。賈疏云。遂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是周禮無二十五畝明文也。致鄭注宅田士田賈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

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至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既受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廩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遂人職。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丁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烏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厥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卽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於貢卽於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於鄭注中。無由參攷。而臆斷者也。

### 君氏說

趙春沂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羊穀梁皆作尹氏。旣曰尹氏。不得不曲爲之說。遂以爲天子之大夫。而又無解于外大夫不卒之例。于是生出爲魯主一義。何休注公羊。又從而附會之。以爲魯隱往奔天子之喪。與尹氏交接。故加禮錄之。試思魯公出境。恆例必書。若往周奔喪。經何以不書也。且惟魯不奔喪。故後此有武氏子來求賻。杜氏云。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爲隱公罪。則隱公實未往周。確有可據。况天子之喪。所謂同軌畢至者。乃在七月而葬之時。故昭三十年。游吉之語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天子之喪。諸侯當送葬。而無奔喪之禮。何休所說。非確論也。但公羊又有譏世卿之說。諸儒信之甚

確。然周之世卿不止一尹氏。若云後此尹氏立王子朝爲周亂階。然則劉子單子以敬王反正者。獨非世卿乎。且斷無以誌其卒爲譏也。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卽隱公囚于鄭之尹氏。與之歸而立其主者。西河毛氏主其說。但內大夫書卒。皆世族而爲卿者。故三桓之外。惟臧氏叔氏仲氏數人而已。他無聞焉。尹氏歸魯。未與國政。亦不應本國之大夫。而史佚其名。稱爲某氏者。其非尹氏可知已。顧何以左氏書君氏。而公穀書尹氏也。曰。此脫簡也。左氏先而公穀後也。古者記事剖竹爲簡。以漆書之。藏皮既久。偶有剝蝕。故有全字脫者。如郭公夏五之類是也。亦有半字脫者。如三豕渡河之類是也。君氏之譌爲尹氏。亦此誼耳。然則春秋之書君氏何。案左傳爲公故。曰君氏。公者。隱公也。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以君母而稱君氏。自是創例。亦變例耳。其何以創爲君氏也。蓋隱公自居于攝。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所生之母。而史臣則終以公故。必謹而書之。不稱夫人。不書薨者。成公志也。于是變其例而書卒。卽後此妣氏卒之例也。其不曰子氏者。嫌與仲子同也。其不曰聲子者。卒則未有諡也。蓋君者何。小君也。君氏者。卽夫人氏之誼也。或曰。稱之以小君。不嫌與仲子同乎。曰。仲子旣成其喪。則自有夫人子氏薨之正例也。不嫌與君夫人同乎。曰。君夫人卒。公在則恆例不書也。又有難之者曰。春秋惟嫡夫人有諡。否則必子之爲君者。聲子有諡矣。安見隱公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乎。曰。此非春秋之例也。仲子。桓公之母也。而無諡。敬歸襄公之妾也。而有諡。他如列國則齊姜夷姜厲歸辰嬴。非嫡也。而皆有諡。則知有諡無諡。不繫乎此也。然則何以言變例。

乎大抵春秋之旨約而晦婉而成章仲嬰齊之卒也將以別于子叔聲伯也非以其族也昭夫人之卒也諱也不可以云姬氏則不可以恆例書也故曰此創例亦變例也

### 牛耕說

趙春沂

牛耕之始說者不一漢志搜粟都尉趙過爲代田始用牛犁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乃驅率吏民教用犂耕是牛耕始于漢之說也文選籍田賦繡情服于標軛兮紺轅綴于黛耜注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于古也是牛耕始於晉之說也山海經海內經云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畊是牛耕始于叔均之說也駁之者曰賈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是牛耕不始于漢矣潘岳所賦乃指載耒耜之車牛非卽耕田之牛是牛耕不始于晉矣山經作于伯益與后稷同時何自知後世事是牛耕不始于叔均矣案周禮里宰鄭注合人耦則牛耦可知閭師掌六畜之數鄭注掌六畜者農事之本竊思牛之爲牲非庶民燕祭之所得用而大車之載亦非庶民家得有之可悟周時已有牛耕之制晉語有之曰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此尤牛耕之確證特是周時雖有牛耕而牛耕不始於周也嘗謂牛耕之利與耒耜竝興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蒼耜耒頭鐵也攷工記二耜爲耦鄭注云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疏云用牛耕種故有兩腳耜兩腳耜爲牛耕而設則耦亦卽爲牛耕而設耦與耜同制

有耦已有耜。有耜已有牛耕。考之易。作耒耜者。神農氏也。則牛耕亦常始自神農氏矣。

爾雅禕不當从示說

趙春沂

爾雅釋詁。禕。美也。說文示部。無从章之字。邵氏正義引易釋文。以爲禕與偉通。亦無確證。今案唐石經爾雅。此字本从衣。東京賦。侯其禕而。薛綜注。禕。美也。此卽釋訓之委委美也。釋文。委。諸儒本竝作禕。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如山如河。禕。禕者心之美。又詩正義<sub>三</sub>之引李巡云。皆容之美也。又華嚴經音義二引郭注。禕。謂佳麗美豔之貌。今此注在委委佗佗之下。則釋訓之委當作禕可知。卽釋詁之禕當从衣亦可。知。惟是禕之訓美。經傳罕見。禮記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禕。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縞。釋文。幃。或作禕。或作徽。是禕與徽通。書舜典。慎徽五典。傳。詩角弓。君子有徽猷。傳。思齊太姒。嗣徽音。箋。皆云。徽。美也。且。禕。又通作猗。華嚴音義。又云。猗。字。又作禕。猗。美之訓。見于漢書武帝紀注。猗。美盛貌。見于詩綠竹猗猗。傳。可見禕。美之禕。字。必从衣。況禕。本俗字。玉篇始有之。云。美貌。又歎辭。此特襲爾雅傳本之譌。漢儒雅注。具在。固可取而覆校也。

辟雍太學說

孫同元

蔡邕月令論。以明堂太廟太學辟雍爲一。然攷之經籍所記。輒多牴牾。鄭康成則以辟雍卽太學。而與明堂宗廟異處。其言徵實可信。乃廬植禮記注。又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

可以敍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蓋兼通兩家之說。商周以後。文質大備。其勢不可以不分。然追溯其始。則未嘗不合也。康成所言。猶是周制。詩詠靈臺。靈沼靈囿。而繼之以辟雍。則三靈與辟雍。皆同處在郊。而王制言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故康成以辟雍爲卽太學。其實就後世而論。不但明堂太廟與太學異處。卽辟雍與太學亦未嘗不異也。攷詩言辟雍。與囿沼同處。固以爲游息之所。而非學校之地。孟子備舉三代之名。周官詳言成均之事。皆不及辟雍。說文籀字注云。天子饗飲辟雍也。亦不云學名。漢魏以降。皆以太學與辟雍爲二。明帝永平中。嘗幸辟雍。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太學之非卽辟雍。灼然可知矣。大氏辟雍爲大射養孤之處。太學爲衆學之居。袁準正論所言。不謬也。至釋奠之禮。漢魏故事。或在辟雍。或在太學。迄無定所。首元康太興之世。皆釋奠太學。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其後用太常王彪之議。定於太學。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引晉尙書大事。蓋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其地不同。其用亦不同也。逮乎廢辟雍而立太學。乃攷舊制於太學之外。圓之以水。於是又合而一之矣。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孫同元

案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此一定之說也。後人又以冬至爲長至者。蓋取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語。謂日至冬至極短。從此微長。故云迎長日之至也。然鄭康成郊特牲注引易說曰。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以此爲寅月祈穀之祭。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則不以爲冬至矣。自魏王肅混冬至圜丘之祭。與郊祭而一之。遂以迎長日至爲冬至。不知圜丘與郊非一地。長日至不可云長至也。如冬至可云長至。則夏至可云短至乎。魏晉以降。沿用履長之文。皆自王肅之誤解禮記始。

爾雅開謂之門解

孫同元

釋宮開謂之門。此經文有脫誤處。徧攷經傳。從未有以門釋開字者。亦未有以開釋門字者。蓋本作廟門。謂之開。今既脫去廟字。又誤易門開二字。遂致文義不順。觀邢疏云。廟門內外皆有闈稱。故舉廟門而內外已該之矣。禮記禮器爲祊乎外。正義引釋宮作廟門謂之祊。祊與開同。郊特牲索祭祝于祊。鄭注。廟門曰祊。正義云。釋宮文。知孔穎達所見本尙不誤。至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引作門謂之開。當是偶脫廟字。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義仍引祊謂之門。或後人據今本爾雅而妄改之。不足爲據也。

爾雅霧霧辨

孫同元

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而說文云。霧。地氣發天不應。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與爾雅不合。攷說文霧。籀文省作霧。徐鍇云。今俗从務。是霧霧三字竝通。爾雅釋文云。霧或作霧。字同。玉篇亦云。霧同霧。天氣下地不應也。霧从矛聲。與蒙聲相近。洪範曰。蒙。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鄭康成洪範注作霧。釋名。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此本一條。本誤分爲二。郭注爾雅亦云。

霧言蒙昧。古皆以蒙訓霧。又文選甘泉賦。李善注引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霧。云霧與蒙同。可見蒙與霧。霧俱通。皆指天氣下地不應而言。至爾雅霧字。當爲霑字之誤。爾雅釋文云。霧本亦作霑。字林作霑。霑卽霑字之省文。說文霑字注。又云。霑。晦也。玉篇亦云。霑。武付切。地氣發天不應也。俱足爲霑字之證。蓋今本說文霑字注。天氣下地不應六字。與上霑字注。地氣發天不應互易。以致相沿承譌。莫之改正。觀文選注引爾雅上句作霧。則下句必不作霧。又釋文云。霧本亦作霑。可見李善陸德明所見本相同。知唐本爾雅尚不誤也。近人誤以霧爲霑。反欲據說文以改爾雅。則甚謬矣。

### 重黎解

陶定山

甫刑乃命重黎。僞孔傳云。重卽羲。黎卽和。楊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案左傳少昊氏之子重。爲勾芒。是重也。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是黎也。楚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左傳疏引之。以南正爲木正。明司天之重卽勾芒之重。司地之黎卽祝融之黎。無二人也。史記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火正。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者。此是重黎非黎也。左傳云。五官世不失職。以濟窮桑。明木火二正。皆是世掌。重黎旣爲稱孫。稱是顓頊子。疑稱卽是左傳之黎。高辛時重黎能繼之。故亦稱黎。如共工夷羿之類。恐混爲一。故加重字以別之。與勾芒之重無與也。共工作亂。高辛命重黎誅之而不盡。乃誅重黎。而以弟吳回代爲火正。爲重黎。

後是重黎無子。以弟爲後也。楚語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世守其官。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而爲司馬氏。與史記自序所載。並是兼重與黎二氏言之。與高辛所誅之重黎無與也。自史公自序。承楚語重黎氏世掌天地之文。不加脩削。遂使黎與重黎。瞭然莫辨。東哲譏其併兩爲一。此也。晉張華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悞合黎于重黎。而唐人因之。房喬等譏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孔穎達尙書疏云。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其實史記本自明白。穎達悞刪吳回爲重黎後。後字遂以吳回亦爲重黎。于是有三重黎。而索隱引劉氏云。對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而爲一爲二。不可明矣。

召公辨

陶定山

史記燕世家。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漢書地理志注。薊故燕國。召公所封。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則召公是黃帝後矣。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譙周古史考據之。以召公奭爲周之支族。帝王世紀直云。文王之庶子。今考燕世家曰。召公與周同姓。姓姬氏。蓋以黃帝亦姬姓。故云與周同姓。爾。孔穎達云。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周公留召公稱君奭。若果文王之子。召公無可去之理。周公亦斷不稱之爲君也。

公路公行公族解

陶定山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則諸侯亦宜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皆有公族餘子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詩公路箋引趙盾爲軫車之族而服注左傳云軫車戎車之倅杜注云公行之官按軫車是兵車非路車杜訓爲長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卽以餘子爲公路觀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可見又按左傳先言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卽位始立此三宮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皆以公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旣云同姓不得以卿大夫之子爲之自是晉制非通法傳云公族公屬謂公族屬也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

###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爾雅之有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尙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也按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其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爾雅疏襲用孔疏但於釋詁下引上三句足見邢氏之陋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漢志或卽合序篇而言也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者蓋卽漢志之三卷古人篇與卷同也陸氏釋文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

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以一篇專指釋詁而言。謂張揖論之詳矣。似猶讀張揖表未審也。

辨爾雅禱告也之誤

陸堯春

禱。爾雅釋詁。一云告也。一云福也。禱之訓告。義無可尋。心竊疑之。案說文。禱。禮吉也。廣韻則云。禱福也。吉也。蓋廣韻本許氏。而禮吉之禮。必因上文禮字而譌。又脫一也字也。玉篇及顏注漢書賈誼揚雄等傳。亦云。禱福也。此皆本之雅訓。無可疑者。嘗見諸通人校說文。改禮吉爲禮告。竝無他證。及讀許氏禱告祭也之訓。始悟訓告之禱。當爲禱。以形近致譌。故廣雅禱與禱禱連文。同訓爲謝。與告義相近也。禱亦作釐。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注云。釐本禱字。假借用耳。近邵二雲。太史著爾雅正義。卽引以爲禱告之證。殊不知連祝字言之。纔有告義。而實不足以爲確證也。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倉頡篇。說文所據。於小學爲最古。其書之不傳久矣。近孫淵如觀察。刺取書傳。得數千言。其中若以凸爲。中。之。據。廣。韻。銅。匏。爲。匏。船。之。據。廣。雅。鼈。爲。癩。之。據。論。衡。鳶。爲。鵠。之。據。說。文。麼。爲。響。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其。有。偶。未。采。輯。尙。須。補。錄。如。杼。取。出。也。見。詩。生。民。釋。文。冕。冠。也。見。後。漢。書。班。固。傳。注。燿。火。光。銷。也。見。莊。子。胠。篋。篇。釋。文。奸。犯。也。見。莊。子。天。運。篇。釋。文。擣。正。也。見。文。選。注。十八。炯。明。也。見。文。選。注。廿七。在。內。曰。姦。在。外。曰。宄。見。一。切。經。音。義。一。竅。小。空。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又。若。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見。公。羊。定。四。

年傳注。人知鄭注論語有此語。本漢武謂司馬遷之言。而不知其先亦出於倉頡也。至如揚音盈。爲揚子雲之揚。應入手部。而誤入木部。橢。盛鹽物池。池爲今字。引一切經音義。而不引史記貨殖傳索隱之盛鹽。豎器。又偶有未檢者。

### 州爲川誤證

陸堯春

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九。今本皆脫九字。惟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竅生尾上。號曰羆九。注以川爲竅也。其注爾雅白州。以州爲竅。故畢中丞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按春秋外傳周語云。川氣之導也。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文引李巡注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竅之爲川。取義於此。州則廣雅訓國。訓官。訓居。訓殊。訓浮。釋名訓注。韋注。國。詰訓聚。皆於竅義不合。卽州譬也之訓。見於廣雅釋親。學校本引以爲證。亦無意義可尋。竊疑山海經之川字本不誤。而爾雅經注及廣雅訓譬之州。皆當爲川也。又案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於天氣。州亦疑作川。九竅必原注其旁以釋九川者。自後人臆入正文。竝誤川爲州。於是王祐不審。舉冀竟青徐之九州以實之。細釋上下文。皆言人之生氣。上通於天。專指人身而言。可以得解。其誤當由六節藏象論。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氣句。九州下脫去五藏十二節五字。亦衍九竅二字。而下文又有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語。遂致踏駁至此。其實九野之名。卽指九竅。如五官之稱官耳。若解作地之九

州。州可九。亦可十二。初非一定。如九竅不可增損者。義恐難通。故王注亦謂九野應九藏而爲義。不云九藏應九野而爲義。不知於經文一爲字先已窒礙矣。蓋野古作壘。壘當爲埤古序字。以形近而致譌也。言其氣之相通則爲川。言其體之相次則爲序。猶漢書古今人表之言九等序耳。參校羣書。其義自見。故書之以質世之精於考古者。

